



三八节特稿

最美的母亲

□吴建文/图



母亲的一生中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节日,春节中秋,母亲不过是全家人勤劳而又体贴的“保姆”而已。至于妇女节,身为农妇的母亲更是“身在节中不知节”了。但据父亲讲,母亲也曾经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“妇女节”。

那还是大集体的年代,母亲在生产队劳动。虽然她个头不高,身材也比较单薄,但干起活来丝毫不比那些身强力壮的妇女逊色。那时我家生活十分困难,父母上有长年患病的祖父母需要赡养,下有我们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。父亲是个民办教师,每月工资没几个钱。用母亲的话来说,不拼死拼活的干,拿什么养活全家老小啊。

每天一到队里,母亲总是重活累活抢着干,她不仅劳动积极,思想也好,对集体的事就像对家里的事儿一样上心,谁家有难事,母亲也都有求必应,对队里的两个“五保户”,母亲更是经常前去

照料。可不知为什么,队里每年评“先进工作者”“三八红旗手”什么的,都没有母亲的份,这些荣誉不是被大队书记的夫人拿去,就是由队长老婆“挂冠”。队里的妇女们为此愤愤不平,但母亲总是笑笑说:“我只要能挣到工分养家,别的我不稀罕。”

1976年3月,大队又一次评选“三八红旗手”,妇女们个个直言:“这回轮也轮到‘秀玲’(我母亲的小名)了,再不评她,说不过去。”两天后,再女主任一本正经地通知我母亲:被选上了,后天去公社,戴大红花。母亲苍老的脸上那几天一直挂着笑容。去开会一定要穿件新衣裳。母亲的衣服都是补丁打着补丁,没有一件像样的,可哪有钱买新衣裳啊。父亲说,把我那辆自行车卖了把。母亲连连摆手:“不行不行,你学校离家那么远,没辆车每天上下班多不方便啊。”父亲说:“我以后起早点就行了,

这是你好不容易获得的荣誉,得穿件像样的衣服去领奖才行。”

第二天一早,父亲卖了车拿了钱回家便拽了母亲去供销社,他俩挑选了一件蓝格子春秋衫,还剩十几块钱,父亲让母亲再买一条裤子,可她坚决不同意:“还要过日子呢,这些钱留着家用吧。”晚上,我们吵着要母亲穿上新衣给我们看,父亲乐呵呵地说:“你们看你妈穿上好衣服,多年轻漂亮啊!”母亲嗔了一句:“就你嘴贫。”红艳艳的脸庞却犹如花儿盛开了一般。

“三八”节那天,母亲穿着新衣高高兴兴地出了门。然而晚上回来时,身上的新衣服却不见了。父亲一再追问,母亲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原来开会时她和一位姑娘坐在一起,谈得熟悉了,得知姑娘的父亲患了重病,无钱治疗,只好躺在家里。母亲心善,她把袋中昨天买衣服剩下的钱全部塞给了这个姑娘,看姑娘衣着褴褛,又把自己的新衣服脱下来送给她穿。听了母亲的叙述,父亲责怪她:“你把钱给她就算了,新衣服怎么也给她呢?”母亲认真地说:“人家大闺女穿得那么破旧多好意思上台领奖,我一个老婆子穿差点没人笑话。”

后来我们长大了,父亲还总喜欢给我们讲这段往事,而母亲在一旁听着听着,笑意又流泻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。从母亲的微笑里我们读懂了,那个三八节,是母亲最幸福的一天,而我们善良淳朴、乐于助人的母亲,即使没有穿着新衣服上台领奖,也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人。

古代的“妇女节”

□张勇

现代的妇女有自己的节日,其实中国古代女性也有自己的节日。这一天她们可以走出家门,像孔雀一样展示自己的美丽和才华。

那时的她们虽然被迫“裹小脚”,树立“贞节牌坊”遵从“三从四德”,但也拥有一定的地位和自由,在有的朝代,妇女的地位还是挺高的。

“都人重五女儿节,洒满角黍榴花展。”明代余有丁《帝京午目歌》有诗为证。古代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也称女儿节,各家各户女孩子头上都要戴上石榴花,女人本是尘世间的一朵花。有些人家用花红缕线编成樱桃、桑椹、角黍、葫芦等形状,佩带在女孩身上,以示庆贺。

到了清代,端午的“女儿节”更加隆重。女孩子可以打扮得花

枝招展,去游玩,去聚会,去参加各种娱乐活动,连远嫁的女子也可以回娘家看望双亲。在少数民族中,古时的“妇女节”习俗更是多,如苗族姐妹节、怒族仙女节、侗族姑娘节、壮族娅拜节、藏族女儿节等,都是中华女性尽展美丽聪慧的时刻。

“七夕女儿节,角黍展榴裙。”明代《帝京午目歌》中的诗句。古代农历七月初七这天,被称为“乞巧节”或“女儿节”,“是夕,各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,或以金、银、榆石针,陈瓜果于庭院中以乞巧。”相传织女心灵手巧,每年七月初七晚上,妇女们都要摆香案、设瓜果、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灵巧,故七夕节,又称乞巧节,这风俗可追溯到六朝时期。

农历九月初九这天,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吃花糕。花糕,面粉

做的饼子,上面撒满了红枣和板栗的碎屑,星星点点,好看又好吃。明代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:“(九月)九日,父母家必迎女归宁,食花糕。”《大兴县志》:“九月九日,父母家迎女归宁,亦曰女儿节。”我国古代的妇女节,虽然与现在的三八妇女节意义有所不同,但也独具特色,尤其是把母女之间的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,值得今人回味、思索和分享。

尽管我国古代有专门的妇女节,但那并非出于对妇女的尊重,只是为了让女性更好地为家庭服务,为社会服务。

因此,古代的妇女节与现在的妇女节有着本质的区别,如今的三八节不光是女性的节日,更体现了人们对女性的尊重,以及对她们为家庭和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的肯定。



矿工的妻子

□周脉明文/图



那年夏天,我辍学后独自一人来到鹤岗矿区,到煤矿工作。由于职工集体宿舍已经“人满为患”,师傅便把我领到他家,暂时吃住在他家的门房内,每个月交适当的生活费。

师傅家共有五口人,靠师傅一个人在煤矿上班挣钱养家,凭着师傅的精明,一家人过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师娘脸白白的,个子稍矮稍胖,眼睛小。但做事干净利落,为人热情。两个女儿都在上初中,小儿子还在上小学。

因为我的到来,给师娘增加了负担,她给我洗衣服、晾晒被褥、打扫卫生;井下潮湿,师娘怕我将来落下伤寒,每天都要给我把火炕烧得滚烫的。每逢他们一家人改善生活,做点好吃的,必定落不下我。这时,师傅的小儿子——我的小师弟就会把嘴噘得能挂个油瓶子。

师娘把小师弟拽到后屋给他“上课”:“你周哥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咱这里采煤不容易,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,他就是你们的大哥哥,咱们一家人应该吃一样的。”最后还会逼着小师弟给我道歉。

我为了不和师弟师妹们争嘴,每每临上班前听到师娘叮嘱我和师傅下班早点回家,晚上做好吃的后,下班时我就故意和师傅说有同事请我去帮忙干活,然后在外面玩到很晚再回家。刚进家门,师娘就会把温在锅内的鱼、排骨或者小鸡等给我端到门房内,嗔怪道:“你师傅说你给别人干活去了。谁呀这么缺德!在井下采了一天煤了还要拉去干活,累坏身子咋办?快吃点好吃的补一补。下次不能再去了啊……”每逢此刻,我的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。

师娘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那次场子面冒顶。我到煤矿第二个年头冬季,一次赶上井下

场子面大面积抽顶,塌了半个场子面,埋住了五个人。矿山救护大队的人都来了。可是他们不熟悉地形,只能在一旁打下手。师傅带着我们奋战了一整天,终于在凌晨一点半把被埋的五个人给扒了出来。

当我们精疲力尽地走出井口门时,只见外面灯火通明,天上下着鹅毛大雪。救护车灯光闪烁,人群白花一大片。忽然,一个浑身沾满雪花的人一下子冲过人群,跑到师傅面前,不顾师傅工作服上的煤尘,紧紧地抱住了师傅哭了:“呜呜,你可上来了。我以为你不来了呢,你要走了我们娘儿几个可怎么办?”原来是师娘。她边抱着师傅哭,边不停地用手捶打着师傅的胸脯。

这时候,六七个矿工的妻子也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跑到井口门,抱着自己刚刚升井的丈夫哭泣起来。

“谁呢?小周呢?咋没看到他呀?”忽然,师娘在问我。“师娘,我在这。我没事……”我刚走到师娘身边,声音哽咽了,眼睛模糊了。

“都没事,没事就好……”师娘流着眼泪用手掸了一下我肩上的雪花和煤尘,说道,“走,回家,师娘给你们包饺子……”

后来,我和妻子谈恋爱,领着未婚的妻子到师傅家串门。趁妻子上厕所工夫,我问师傅对妻子的看法,师傅看了看师娘,语重心长地告诉我:“咱煤矿工人找媳妇不选漂亮的,不选苗条的,也没必要多大学问。她只要像你师娘一样,每天给咱热汤热水热炕伺候着;心里有咱,哪怕吃一口东西也想着咱;当你回家稍微晚个两三分,她就会在屋里坐不住,跑到大门口张望;再晚一点,哪怕下雨下雪,天上下刀子,她也会跑到井口门去看个究竟,这就是咱矿工的好媳妇……”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